

“东南王”孙传芳死于戴笠之手？

1935年11月13日，“东南王”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一座佛教寺院)被刺身亡。刺客得手后，当即亮明身份：她叫施剑翘，此举是替父报仇。孙传芳之死的真相，似乎在那一刻就明了。然而，70多年后的今天，记者机缘巧合采访了孙传芳的孙女孙承秀，她告诉记者：祖父实际上死于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刺杀行动，绝不仅仅是刺客宣称的“替父报仇”那么简单。

孙传芳被刺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先从1935年11月13日那天说起。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血溅天津居士林，“东南王”背后连中三枪

1935年11月13日，无边无际的缠绵秋雨笼罩了天津城。

这天下午，位于天津东南城角草场庵的居士林大殿内，几十名居士正在聆听法师讲经。谁也没有注意到，不久前刚刚登记的那位名叫董惠的女居士，正把她颤抖的右手伸进棉袍大襟口袋中。

她掏出来的是一支崭新的6号勃朗宁手枪。“啪！啪！啪！”三声枪响后，坐在女居士行列前座那位身穿青色长袍的男居士应声倒地，殷红的鲜血霎时洒满佛堂。见此情景，大殿内的人慌忙四下乱跑。

众人慌乱逃跑时，“董惠”也来到院子里，她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张传单撒在院子里，一边高声喊：“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随后，施剑翘到电话室想打电话到警察局自首，电话还没有接通，就有两位警察赶到，迅速将她带往警局。

院子里有人捡起施剑翘撒落的传单，只见正面写有两首诗：

其一：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其二：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传单的另一面印了四条：

(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下面署名“报仇女施剑翘”，并盖有一枚大拇指印。

刺客原是仇家女儿，十年寻访报父仇

孙传芳被刺后，国内诸多报纸以及国外一些报纸先后进行了报道，其中一些报纸还对孙、施两家为仇的历史根源作了介绍。例如，《新天津报》外埠报道中写道：“又闻施剑翘为前直鲁军混成旅旅长施从滨之长女，施从滨于民国十四年在蚌埠被孙传芳斩首。此次报仇与该事有关云，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六点发。”

报道中提到的这段恩怨，发生在1925年。在这一年的反奉大战中，孙传芳的联军部队将占领上海、南京的奉军赶走。而张宗昌不甘心失败，令山东军务帮办、第四

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的军队南下反攻，双方在皖北固镇、宿县等地激战。施从滨兵败后投降，按照惯例，对于战争中已失去战斗能力的俘虏应保障其生命安全。然而，孙传芳却不顾手下劝阻，下令于11月2日凌晨在蚌埠车站附近旷野刀斩年近花甲的施从滨。

施从滨死时，他的大女儿施谷兰(后改名为施剑翘)刚刚年满20岁。她下定决心，誓报父仇。此后，施剑翘一直在寻找孙传芳的下落。1935年6月，施剑翘得知，孙传芳住在天津英租界20号路，他家的汽车牌照是1039号。施剑翘前往孙家观察情况，“看到他住宅的院墙特别高，还安装有电网；两扇大铁门经常关着。真是铜墙铁壁，怎样能够进去？我曾幻想到他家去当佣人，或是家庭教师；或者在他门口缝缝破衣；或者在他门口摆个小摊卖点东西，以图慢慢地接近。这些打算根本都不可能实现。后来又打听到8月17日是孙的岳母80寿辰，我想送点礼物混进去动手，又考虑到人多混杂，开起枪来容易误伤别人……”

发愁之际，施剑翘又意外得知：孙传芳已皈依佛教，是天津东南城角居士林的理事长，常去那里听经。于是，施剑翘决定在居士林刺杀孙传芳……

一心皈依佛教的孙传芳怎么也没想到，十年前的一桩旧事竟然为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孙传芳死于周密刺杀行动，家人怀疑军统是幕后主谋

孙传芳被仇家之女刺杀，已经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几十年来，孙家人对这个看法却一直有保留。孙承秀告诉记者，祖父死于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刺杀行动，绝不仅仅是刺客宣称的“替父报仇”那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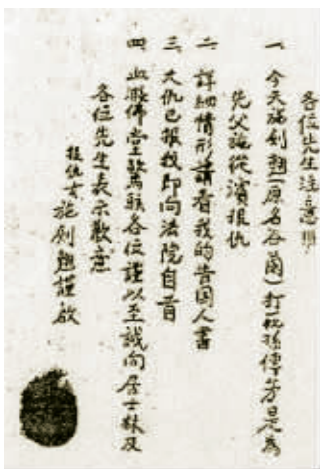
孙承秀的父亲孙家裕是孙传芳的三子，他去世之前，曾经与其忘年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王晓华研究员多次长谈。通过孙家裕的口述，再加上查阅大量资料，王晓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孙传芳的确死于一场周密的刺杀行动，行动背后的主谋很有可能就是戴笠领导下的军统，而戴笠则是直接受命于蒋介石。

蒋介石与孙传芳的芥蒂由来已久。他们都出身于保定军校，又都留学日本。但是，一向学业优异的孙传芳很是瞧不起蒋介石。北伐之初，蒋介石一度想联合孙传芳，但遭到拒绝。中原大战时，孙传芳又策反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为此很是气恼。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孙传芳被选为国难会议议员，然而却遭到国民政府



施剑翘在狱中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散发的传单

中的一些人的反对，孙传芳心灰意冷。此后，孙传芳淡出政治，投身佛门，成为天津居士林的一名居士。

随着日本人在华北的侵略步伐加快，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意欲拉拢孙传芳，推动华北自治，孙传芳拒辞，并在1935年6月向报界发表谈话，郑重声明：“我对于这种提议不感兴趣……利用我的名义发传单，我想一定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想要借此激起那些对南京政府不满意的人发起暴动，并要我代替别人来做傀儡政权的领袖。”

尽管孙传芳已经不问政治，但由于他的留日背景，且他与土肥原、冈村宁次等日本高级军官都有交情，所以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始终是个潜在的威胁。除掉孙传芳，显然已经摆上了蒋介石的日程表。与此同时，施剑翘一直在苦苦寻找杀害父亲的仇家孙传芳，并伺机下手。

文史专家提到两点细节：神秘的勃朗宁手枪和突然失踪的副官

在施剑翘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她一直称是以一己之力刺杀了孙传芳。然而，王晓华认为：“以施剑翘一介弱女子，刺杀孙传芳谈何容易。显然是有人暗地里帮助她，不过她本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

针对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现场，王晓华提出了两个疑点。



被刺杀前的孙传芳

一，施剑翘所用的勃朗宁6号手枪来历不明。施剑翘在回忆文章中交代，她能拿到这把枪是“事有凑巧，八弟则凡的同学朱其平1934年路过天津时，曾将他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子弹寄放在我家，事先我并不知道。有一天十弟穆甫偶尔拿出这支手枪同我开玩笑，我看到这支手枪如获至宝，以后我就是用这支手枪打死孙传芳的”。然而，王晓华认为，“这种手枪产自德国，在当时是很高级的枪，为何能轻易到了施剑翘手中，绝不是寄放两个字就能解释得了的。”那么，这支手枪得自何处呢？王晓华认为，极有可能是军统提供的。“1933年，军统主谋刺杀张敬尧，就是戴笠本人专门将这种用于暗杀的手枪送到北平的。可见这种手枪当时是十分稀缺的。而施剑翘用于刺杀孙传芳的手枪，就是这种特务专用手枪。”

二，孙传芳遇刺当天，他的副官赵海山陪同他前往居士林。孙传芳被刺后，审理案件时，就连居士林的和尚、门房都出庭作证，然而赵海山却并未出庭，就此销声匿迹，孙家人再也没有见到他。“从各方情况判断，赵海山极有可能是被军统收买了，并提供信息。”

《郭汝瑰回忆录》和《冯玉祥日记》透露孙传芳被刺真相

实际上，从《郭汝瑰回忆录》和《冯玉祥日记》中，王晓华也更加

确认了孙传芳被刺另有隐情。“著名的卧底将军郭汝瑰当时就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官，他回忆录里提到蒋介石恐怕孙传芳给日本人当傀儡，便由军统密派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去把孙杀了。”

而刺杀行动的时间也选得恰到好处。因为施从滨的哥哥施从云与冯玉祥同为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战友。起义失败后，施从云牺牲，冯玉祥侥幸逃命。冯玉祥后来参加北伐与蒋介石联手，打败北洋军阀。在中原大战时和蒋介石反目成仇，战败后隐居在泰山上。

1935年，由于日本对华北地区步步紧逼，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表示要捐弃前嫌，共同抗日。根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935年11月1日，他从泰山来宁，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不久，在接下来的五中全会上，冯玉祥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

在宁期间，蒋介石、林森等军政高官天天请冯玉祥吃饭、应酬，冯玉祥威望如日中天。施剑翘的弟弟施则凡被安排在冯玉祥身边当了副官，姐弟密谋后，施剑翘把母亲和子女先行送到南京，为了不牵连他人，施剑翘又给丈夫、哥哥一写了绝交信，一切安排就绪。

11月14日，孙传芳遇刺的消息传到南京，冯玉祥立即找施则凡来询问情况。案件发生后，11月28日，冯玉祥就带着施则凡找掌管法律和司法的高官活动特赦施剑翘一事，并且施剑翘在关押期间，冯玉祥特派陆军中将鹿钟麟到天津，面见时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要求天津监狱优待施剑翘。

那么，施剑翘最终有没有得到特赦呢？

史料表明，1935年11月17日，天津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孙传芳案；12月16日被判有期徒刑十年；1936年1月28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复审，为施减刑三年。几个月之后，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发布公告赦免施剑翘。

独家专访

家人眼中的孙传芳：简朴、爱民、爱部下

孙承秀没有见过祖父孙传芳，“我爸爸是家中的三子，爷爷去世时，他也只有十几岁。爷爷去世后，我奶奶受不了这个打击，抑郁成疾，两年后也走了，是奶妈把我爸爸带大的。爸爸的奶妈姓王，在我们家很有地位，我们都跟着孩子辈儿喊她太太。她90多岁高龄在我家去世，生前常常听她说到爷爷在世时的事情。爷爷家教很严，吃饭的时候，一粒米都不准掉，谁弄掉了米就一定要捡起来吃掉。”

虽然没有见过爷爷孙传芳，但是孙承秀从不同的人那里都感受到了关于爷爷的信息：“那是1982年，我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位搞土方预算的王工程师，他那时大概60岁，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他说，爷爷以前执政江苏时，口碑不错。爱民、亲民，还修路。他还唱了一首有关爷爷的民谣，可惜我当时没记下来。”

孙承秀还记得，她有位小学同学姓范，“她父亲是我爷爷部下的部下，那时候，我去她家玩，她爸爸一见到我，就会笔直地站着。我看范伯伯这样，吓得不知所措，赶紧说‘范伯伯您坐下’。范伯伯跟我说起爷爷，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的爷爷非常爱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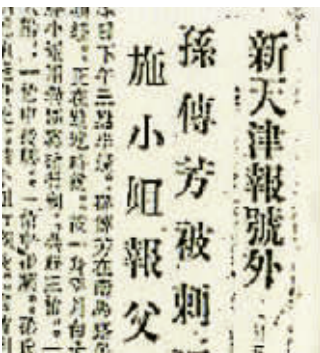
(感谢王晓华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其人物传记《东南王孙传芳》将于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居士林旧影



天津的孙传芳旧居



《新天津报》在孙传芳被刺当日发出报道



1936年10月18日的《中央日报》报道了施剑翘已被特赦的新闻